

《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

——再谈《玄宫》和《玄宫图》

李 零

《管子》一书中有《幼官》和《幼官图》两篇。这两篇的题目，经学者考证，原先应作《玄宫》和《玄宫图》，现已成为定论，但它们的内容到底是讲什么，这在很长时间内却一直是个谜。

1980年，我在一本研究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小书中曾对这两篇的图式结构和读图顺序试作复原^①。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认：《玄宫图》所记乃是布图顺序，即从西开始，然后到中间的南、中、北，然后再到东，同于中国古代地图的方位，体现的是“四方之位”（上南下北，左东右西）；而《玄宫》所记乃是读图顺序，即从中到东到南到西到北，同于中国传统时令书的顺序，体现的是“四时之序”（中、春、夏、秋、冬）。两者上下位置正好相反^②。另外，我还谈到《玄宫图》中“本图”和“副图”的区别。通过与《管子·版法解》对证，终于弄清：它的本图是讲文事和吉礼，居左；副图是讲武事和凶礼，居右（图一）^③。但是，当时我们却没有来得及对这两篇的内容细节做进一步讨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选择这两篇中本图所记的“三十时节”作为讨论对象，着重谈谈它与后世沿用的二十四节气有何异同，以及它们各自代表的时令系统。

《管子》的三十时节是一种按12天为一节，把一年360天（不计闰）分为30节的节气安排。这种节气安排与二十四节气有何异同，对古代历法的研究很重要。有些研究天文学史的学者已指出，它与二十四节气有个别名称是相同或相近的（如“清明”、“大暑”、“小暑”、“白露”、“大寒”），但它却不如后者与月份和季节配合得更为整齐，也不象后者详记气候现象，更为切合实用^④。不过，由于他们未能对这三十时节的名称含义和分配方法进行具体分析，因而尚未对它的性质形成准确判断。1986年，彝族学者刘尧汉、卢夹两位先生提出说，《管子》三十时节应是一种与彝族十月历相同，以36天为一月，72天为一季，分一年360天为5季10月的历法^⑤。他们所提到的这种十月历与《管子》的确有相似之处，对问题的讨论很有启发。但《管子》三十时节是否就是这种十月历呢？这种说法却仍然值得商榷。

现在，我们就来具体讨论一下《管子》的三十时节。首先，为了讨论方便起见，这里先把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列为对照表（案：表中二十四节气名见于《汉书·律历志下》，比它更早的《淮南子·天文》“惊蛰”作“雷惊蛰”，“清明”作“清明风至”，“白露”作“白露降”）：

四时	顺序	三 十 时 节			二 十 四 节 气
春	1	地气发 (正)	春	1	立 春 (正)
	2	小卯 (正)		2	雨 水 (正)
	3	天气下 (正、二)		3	惊 蛰 (二)
	4	义气至 (二)		4	春 分 (二)
	5	清明 (二)		5	清 明 (三)
	6	始卯 (三)		6	谷 雨 (三)
	7	中卯 (三)		7	立 夏 (四)
	8	下卯 (三、四)		8	小 满 (四)
夏	9	(1)小郢 (四)	夏	9	芒 种 (五)
	10	绝气下 (四)		10	夏 至 (五)
	11	中郢 (五)		11	大 暑 (六)
	12	中绝 (五)		12	小 暑 (六)
	13	大暑至 (五、六)		13	立 秋 (七)
	14	中暑 (六)		14	处 暑 (七)
	15	小暑终 (六)		15	白 露 (八)
秋	16	期风至 (七)	秋	16	秋 分 (八)
	17	小酉 (七)		17	寒 露 (九)
	18	白露下 (七、八)		18	霜 降 (九)
	19	复理 (八)		19	立 冬 (十)
	20	始前 (八)		20	小 雪 (十)
	21	始酉 (九)		21	大 雪 (十一)
	22	中酉 (九)		22	冬 至 (十一)
	23	下酉 (九、十)		23	小 寒 (十二)
冬	24	始寒 (十)	冬	24	大 寒 (十二)
	25	小榆 (十)			
	26	中寒 (十一)			
	27	中榆 (十一)			
	28	寒至 (十一、十二)			
	29	大寒之阴 (十二)			
	30	大寒终 (十二)			

下面简单解释一下三十时节的名称含义：

(一) 春季。共包含 8 个时节，原书称为“八举时节”：

(1) “地气发”。应即《吕氏春秋》十二纪孟春的“地气上腾”。相当右栏“立春”。

(2) “小卯”。在出土六壬式盘上，四季配十二辰，春季三月为寅、卯、辰，夏季三月为巳、午、未，秋季三月为申、酉、戌，冬季三月为亥、子、丑。其中子、午正好南、北相对，卯、酉正好东、西相对，《淮南子·天文》称之为“二绳”（图二）。古代四时与四方相配，春季即当为东方，这里显然是以代表东方的卯辰兼赅春季三月。“小卯”是表示刚刚进入春季不久。

(3) “天气下”。应即《吕氏春秋》十二纪孟春的“天气下降”。

(4) “义气至”。丁士涵认为“义气”应读为“和气”，无据。许维遹认为“义”字是“养”字之误，可从，但以为“养气”即“阳气”则误^⑦。《月令》同时提到“养气”和“阳气”，可以证明二者有别。天地之气可大别为阴、阳二气，阳气是其大类，而养气则其细者。养气指长养之气，与秋季的“杀气”正好相反。《月令》季夏：“毋举大事，以摇养气，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也。”是说不可兴役，以妨农事。养气显然与农事有关。

(5) “清明”。在2月19日至30日，比右栏“清明”早，相当右栏“春分”。“春分”在2月16日至30日，时间相近。这个节气，《淮南子·天文》作“清明风至”，可见“清明”是得名于“清明风”。“清明风”是《天文》篇“八风”之一。同书《地形》篇既提到这种“八风”，也提到另一种“八风”（略同于《吕氏春秋·有始》）。《天文》篇的“八风”各有所当时日：“条风（东北风）为12月30日，“明庶风”（东风）为2月15日，“清明风”（东南风）为3月30日，“景风”（南风）为5月15日，“凉风”（西南风）为6月30日，“闾阖风”（西风）为8月15日，“不周风”（西北风）为9月30日，“广莫风”（北风）为11月15日。二十四节气的“清明”与这种“清明风”相差15天，三十节气则相差30天。古代“八风”配方似不尽相同，如《地形》的另一种“八风”，“条风”是东风，“景风”是东南风，与上述“条风”和“景风”相差皆为45天。左栏“清明”从日期推算，应与东风相当。

(6) (7) (8) “始卯”、“中卯”、“下卯”。原书合称为“三卯”。“卯”字含义同上“小卯”。

(二) 夏季。共包含7个季节，原书称为“七举时日”：

(1) “小郢”。相当右栏“立夏”。何如璋、刘师培把“郢”字读为盈或羸是正确的^⑧。楚帛书有“经绌”一词，读为“羸绌”，可以为证。这里的“郢”字显然是“经”字的错字（郢从邑，古文字写法与系旁相近）或借字。盈或羸，均可训满，是指阳气满盈。“小郢”实即右栏“小满”。但“小郢”在4月7日至18日，“小满”在4月16日至30日。前者比后者略早。

(2) “绝气下”。“绝气”当指阴绝之气。过去阴阳家有“绝阴”、“绝阳”之说。清《协纪辨方书》引《堪舆经》谓四月戊辰日为“绝阴”，时日相近。

(3) “中郢”。“郢”字含义同上，“小郢”，应指阳气更盛。

(4) “中绝”。“绝”字含义同上“绝气下”，应指阴气进一步残绝。《吕氏春秋》十二纪仲夏“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即其义。“中绝”在5月13日至24日，与右栏“夏至”相及。“夏至”在5月16日至30日。

(5) (6) (7) “大暑至”、“中暑”、“小暑终”。原书合称为“三暑”。“三

暑”是得名于“暑气”。《淮南子·地形》：“暑气多天，寒气多寿。”“暑气”是与“寒气”相对，下冬季有相应的“三寒”，也是得名于“寒气”。这里的“三暑”比右栏多出“中暑”，但左栏每个时节只有12天，三个时节共36天，只比右栏“大暑”、“小暑”多6天。其中“大暑至”在5月25日至6月6日，与右栏“夏至”、“大暑”均相及，应兼赅“夏至”、“大暑”两名的含义。

(三) 秋季。共包含8个时节，原书称为“九和时节”，但实际上少一个时节：

(1) “期风至”。相当右栏“立秋”。丁士涵认为“期”字是“朗”字之误，读为凉^⑨。《淮南子·天文》“八风”中的“凉风”当6月30日，为西南风，《吕氏春秋》十二纪“凉风至”在孟秋七月，时正相接，可以证明丁说大致不误，但“期”字也有可能是“凉”字或体“𩇛”的错字（《说文》“凉”作“𩇛”）。

(2) “小西”。“西”字代表西方和秋季，与上文“卯”字代表东方和春季同。

(3) “白露下”。在7月25日至8月6日，与右栏“白露”相及。“白露”在8月1日至15日。又《淮南子·天文》“白露”作“白露降”，与《管子》接近。这种表示某气、某风或某种其他气候现象“至”、“下”、“降”的名称，皆是原始形式。

(4) “复理”。不详，疑指阴气复起。

(5) “始前”。释者多从《玄宫》“十二始节赋事”，以“始节”为时节名^⑩，但《玄宫图》作“十二始前，节第赋事”，“始”下“前”字，“节”下“第”字，不能都说成是衍文，时节名仍当以作“始前”为是。今按“始前”也许是“始肃”之误。肃者，杀也。《吕氏春秋》十二纪孟秋“天地始肃，不可以赢”，仲秋“杀气浸盛，阳气日衰”。

“节第”则应是“次第”之义。“始前”在8月19日至30日，相当右栏“秋分”。“秋分”在8月15日至30日，时间相近。

(6) (7) (8) “始酉”、“中西”、“下酉”。原书合称为“三酉”，形式与春季的“三卯”同。“酉”字含义同上“小酉”。

(四) 冬季。共包含7个时节，原书称为“六行时节”，但实际上多一个时节：

(1) “始寒”。相当右栏“立冬”。《管子·四时》记四时之气，冬季之气叫“寒气”。这里是指寒气开始下降。

(2) “小榆”。“榆”字疑亦“肃”字之误，上文有“始前（肃）”这里则有“小肃”和“中肃”。

(3) “中寒”。应指寒气更盛。

(4) “中榆”。与右栏“冬至”相及。“榆”字含义同上“小榆”。

(5) (6) (7) “寒至”、“大寒之阴”、“大寒终”。原书合称为“三寒”。“寒至”，原文作“十二寒至，静”，丁士涵于“寒”上补“大”字^⑪，释者多从其说，读为“十二〔大〕寒，至静”，以为上文既有“始寒”、“中寒”，这里自应为“大寒”，下文“大寒之阴”、“大寒终”则是“大寒”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解释是不对的。我们认为，这里“寒至”应与夏季“大暑至”相似，“至”字不能属下读。“寒至”在11月25日至12月6日，与右栏“冬至”、“小寒”均相及，应兼赅“冬至”、“小寒”两名的含义。“大寒之阴”，当是大寒初起之日。“大寒终”，当是大寒终止之日，与上夏季“小暑终”相对。

从以上考证，我们可以看出三十时节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的四季是以“地气发”、“小鄴”、“期风至”、“始寒”为起点，相当二十四节气的“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而以“清明”、“大暑至”、“始前”、“寒至”为中点，相当二十四节的“二分二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中点以前的四个时节，一般两两相偶，表现二气交替上升（如“小鄴”、“绝气下”与“中鄴”、“中绝”、“始寒”、“小榆”与“中寒”、“中榆”）。中点以后的时节，如果是三个，则这三个时节自为一组（如“三卯”、“三酉”；如果是两个，则这两个时节连同中点自成一组（“三暑”、“三寒”）。

第二，这些时节的定名法，显然主要是根据表示阴阳消长的各种“气”，如“地气”、“天气”、“义（养）气”、“绝气”，以及与“阳气”有关的“小鄴”、“中鄴”，与“绝气”有关的“绝气下”、“中绝”，与“暑气”有关的“三暑”，与“杀气”有关的“始前（肃）”、“小榆（肃）”、“中榆（肃）”，与“寒气”有关的“始寒”和“三寒”；其次是根据方位及方位所当之风（风亦可视为气），如春季的四个“卯”和秋季的四个“酉”，表示东风（？）的“清明”和表示西南风的“期风”，而很少根据具体的物候（只有“白露下”）。这与二十四节气是不大一样的。二十四节气除“四立”与“二分二至”，不少都是表示具体的物候或农时，如“雨水”、“惊蛰”、“谷雨”、“芒种”、“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

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既有对应关系而在时间分配上又有一定差别（前者五个时节相当后者四个节气）。这种不同究竟应当怎样理解？我们经过反复思考，才终于弄清，原来它们是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两种不同的时令系统。二十四节气代表的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月令”系统，而三十时节则代表的是一种很少为人注意的“四时五行时令”系统。

“四时五行时令”之书，曾见于《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五行类”著录，有《四时五行经》二十六卷和《阴阳五行时令》十九卷。《管子》的《玄宫》和《玄宫图》，《周礼·地官·媒氏》疏引作《管子篇·时令》，原来应当就是这种时令。另外，除这两篇，《管子》中还有《四时》和《五行》两篇，属于同类。根据《五行》篇，《玄宫》和《玄宫图》的三十时节之所以是以12天为一节，乃是为了与五行相配。其中1至6节为“甲子木行”，7至12节为“丙子火行”，13至18节为“戊子土行”，19至24节为“庚子金行”，25至30节为“壬子水行”，五行各72日。这种三十时节与五行相配可以整整齐齐，但与四时相配，却有很大矛盾。第一，它不能整齐地与月相配，两个时节则不足1月（差6天），三个时节又超出1月（多6天）；第二，它也不能按季节整齐地四分，其春、秋二季为8个时节96天，比通常的季节（90天）超出6天，夏、秋二季为7个时节84天，比通常的季节又少了6天，长季比短季多出12天。

“四时五行时令”与“月令”不同，“月令”的特点是严格与月相配。后者可以《吕氏春秋》十二纪、《夏小正》和《月令》为代表。它们虽然有的也配五行，即春季为“甲乙木行”，夏季为“丙丁火行”，中央为“戊己土行”，秋季为“庚辛金行”，冬季为“壬癸水行”，但一年360天是按四季四分为90天各三个月，中央土行不占天数。这种时令是以实际应用的历法为主，只把五行当作点缀，不象上面那种时令是以实际历法牵合五行。所以，它采用的是一种严格按一月两节分配节气的方法，即二十四节气。

这两种节气有大致对应的关系，但彼此很难变通。

关于这种矛盾,《淮南子》似乎已注意到了。它的确是一部总结性的书,喜欢兼采异说,折衷矛盾。所以在《天文》篇中,它既提到“四时五行时令”系统的五行各72日分配法,又提到“月令”系统的二十四节气。为了调合四时与五行相配的矛盾,不让中央土行空起来,在《时则》篇中,它竟把季夏分配到中央土行中去。但这样做,实际上却更不整齐。

另外,为了讲清三十时节与四时和五行的相配,还有一个问题不可忽略,就是三十时节的“五行配数”问题。这里也简单交待一下。

上文我们已经提到,《玄宫》和《玄宫图》的三十时节按季节分配是春8节、夏7季、秋8节、冬7节,而实际上原文说的却是春季“八举时节”、夏季“七举时节”、秋季“九和时节”、冬季“六行时节”,秋、冬二季各少去和多出—个时节。这里也反映出四时与五行相配的矛盾。它既想把三十时节按四季分配得尽量均匀,又想使之符合“五行配数”,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春、夏按八、七之数,日期差得还不算太大(12天);秋、冬按九、六之数,就会差出36天。所以实际上它并没有这样做。

这里我们提到的“五行配数”,也见于上述“月令”系统诸书。《月令》郑玄注说该篇以春、夏、中、秋、冬与8、7、5、9、6相配,这种数字代表的是“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即根据《易·系辞上》所说的“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这些数字应与五行相配,“木生数三,成数八”,“火生数二,成数七”,“土生数五,成数十”,“金生数四,成数九”,“水生数一,成数六”。其说可用示意图表示(图三)。画出来的结果也就是所谓《洛书》。它说明《洛书》实际上是一种“五行配数”。这种数字排列实际上是按先子午、次卯酉、后中央所定的顺序号。其中天数是按下、左、中、上、右排列,呈 Σ 形,地数是按上、右、中、下、左排列,呈 π 形。如果我们把这个图再变换一下,把天数1、3、5、7、9留在格子里不动,只把7、9互易位置,再把地数2、4、6、8,分别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配在1、3、7、9的两旁,画成九宫格(图四),这也就是所谓《河图》。中国传统时令书只取5、6、7、8、9五数,既不作1、2、3、4、5,也不作6、7、8、9、10,说明其数序是先中央、次子午、后卯酉。《玄宫》的读图顺序是5、8、7、9、6,《月令》的读图顺序(原先亦应有图)是8、7、5、9、6。前者可能是比较原始的顺序。

最后,我们应当指出的是,《玄宫》和《玄宫图》虽与彝族十月历有某些相似之处,即它们都应属于五行时令。但我们却不能认为它们与二十四节气所代表的时令系统在实际的历法应用上有根本不同。它们虽然在节气的天数分配上照顾到与五行相配,但实际所配季节仍然只有四个,与二十四节气仍有大致对应的关系,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以36天为一月,72天为一季,一年共5季10月的历法。所以我们并不同意把《管子》三十时节等同于彝族十月历。

注释:

①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写于1980年)。在该书中我们曾指出,郭沫若先生在《管子集校》一书中所做的复原是错误的,陈梦家先生所做的复原已接近成功,但对图的方向和本、副图的位置仍理解有误。现在陈梦家先生的遗作已在《考古学报》1984年2期发表,但不知什么原因,我所提到的那两张图并未被收入。

②过去关于楚帛书的放置方向一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上南下北”说,一种是“上北

下南”说。其实根据这一复原，二者完全可以统一起来。我在注①引书中虽然已经讲清《玄宫图》可以有两种摆法，但却没有把楚帛书也有两种摆法讲清楚，往往只提到按读图顺序所定的置图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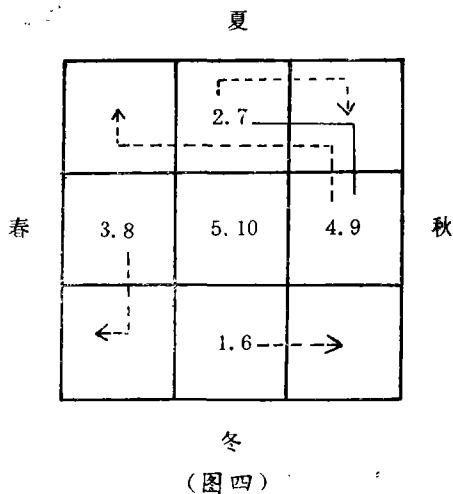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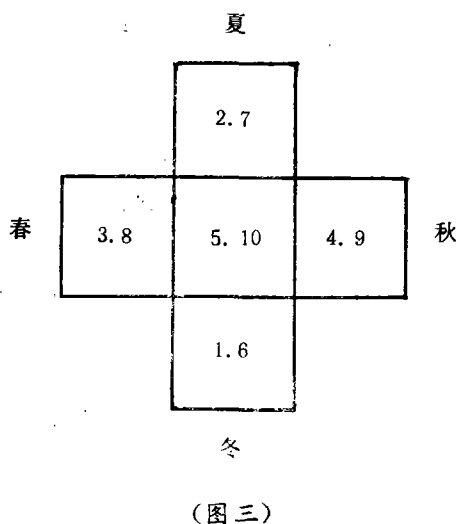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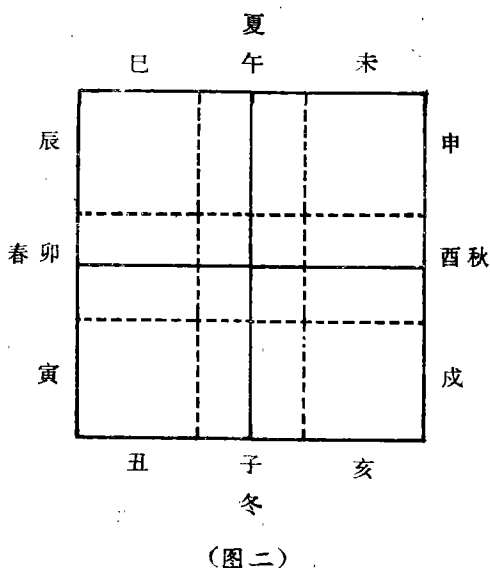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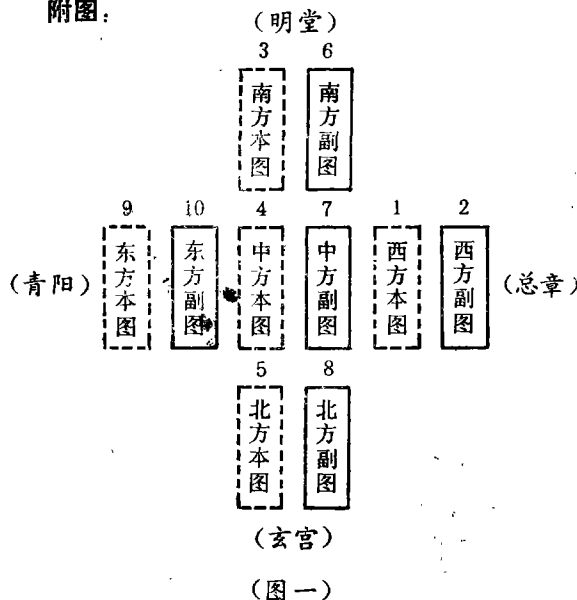
③我在注①引书中的复原图有一抄误，其“中方本图”与“中方副图”的“本”、“副”二字当互易。

④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94—95页，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⑤刘尧汉、卢央《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⑥⑦⑧⑨⑩⑪见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科学出版社1956年。

附图：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讲师〕